

万里云飞·客颜

□ 顾鹏程

一寸柔肠，
多情几度阑珊。
春常在、
夏无边。
青丝挽白发，
旧梦可清莲。
新茶待客，
老酒开坛。

国色天香花带露，
眉清目秀柳含烟。
听雨润心田。
只问秋冬不记年。
和风伴月，
莫负容颜。

海棠春·晨练有思

□ 徐华文

清晨郊外莺啼巧，
林深处、
花开娇小。
广宇浅云横，
绿野喧声渺。

眼前长路骄阳照，
健步走、
诗声梦绕。
点点露珠心，
可忆情多少。

我想你了，二哥

□ 侯玉杰

非常时期，非常惦念。从春节至今，我都没回老家了，昨夜里梦见同二哥一起去村里的“北河套”洗澡、捉泥鳅……醒来后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浮想联翩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和二哥读小学，是二哥带着我上下学。后来，我考入了县二中，大我三岁的二哥则被招工进入了县农机制造厂学习铸造专业。二哥一直对我很好，我遇到了困难都愿意找二哥帮忙。有一次，职工俱乐部放映电影《青春之歌》，我特别想去看，可我哪有买票的钱啊！吃过早饭，我特意去找二哥，正见他和一名工友抬着一个火红的“钢水”桶劳动着。我上前对二哥说：“给我五角钱，我想去看场电影。”二哥二话不说，便从兜里掏出张崭新的票子递到我手中。就这样，我和班里的另一个同学高兴地结伴去了电影院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兄弟俩一起回家，从阿金到苍土的火车票要八角钱一张，也是二哥给我买的。这五角钱的电影票和八角钱的火车票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从小挨肩长大的兄弟俩，往事件件。

姥爷家在十家子北甸子村，距离我家足足有三十多里路，我们哥俩儿常常徒步前往。有一年的秋天，我俩从小村东头出发，过大北屯，经王大营子街时，路边一片玉米地里突然窜出两个手持镰刀的壮汉。当时，我被吓得够呛，赶忙躲在二哥身后，而二哥却很沉稳。我俩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继续

往前走。我边走边听二哥说：“这是生产队的护青员。”这下，我才放松了。我俩之所以去姥爷家心切，是因为姥爷家有大舅和二舅，表兄弟也多，每次去都能高高兴兴地玩上好几天才回家。有时，表兄弟还跟着我们哥俩儿来我家住，回来的路上大家伙说说笑笑，好不热闹。

表姐住在我们同乡的西沟村，表姐夫是从关内“闯关东”落户到东北的。我和二哥常去表姐家，要走五里多路，通常早上出发，晚上回家。表姐总给我们做好吃的，每次晚饭后，表姐想留我们住下却总是留不住。记得一次，二哥说：“大姐，我想妈妈，想大门口那块大石头。”我听后就抢话茬：“我想大门前那棵大榆树了。”小时候，想家是一种特殊的滋味。

退休后，我搬进了县城。有一次回老家，正赶上二哥在大门前溜达。想起小时候的事，我顺手拿出百元钞票递到二哥手里，二哥有些激动地看着我。我没多说什么，只拉着他的手，往院子里走去。

二哥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孙子，家庭和睦，令人羡慕。当天的晚饭是在二哥家吃的，我一边吃一边看着二哥一家人，小时候的事情不禁浮现在我眼前——除夕夜，妈妈带我们兄弟姐妹去大门口“抱大树”，那场面充满了浓浓的亲情。

岁月是首思念的歌。我想你了，二哥。

解佩令·节气与农事

□ 金秀梅

惊蛰风暖，
春分土软，
近清明、
墒情微渐。
谷雨勤农，
立夏至、
丰饶初现。
立秋后、
粟黄稻满。

焦灼一半，
期颐一半，
过秋分、
高粱红脸。
小雪祈福，
大雪中、
瑞祥无限。
待春节、
喜谈夙愿。

凤衔杯·暑炎

□ 潘起凡

焦人暑热行人少。
丝柳静、
隐了蝉吵。
绿草奄奄、
拂径低声哮。
山欲泣、
风音杳。

渡干涸，
鹭鸣躁。
枯菡萏、
鲤缠孤岛。
翘首逡巡泪目、
湿衣角。
久盼甘霖啸。

调笑令·晨练

□ 石鹤彪

清早，
清早，
锻炼意犹未了。
长堤岸柳依依，
柔枝颤动鸟啼。

啼鸟，
啼鸟，
唤我青春不老。

咏雨

□ 包桂娟

天助农夫喜雨滴，
雨随人意沥来稀；
惠得苍天洒甘霖，
希盼五谷丰登年！